

每遇深秋,就想起那篇课文:秋天来了,天气凉了,一群大雁往南飞。虽说那是未识愁滋味的年龄,而此刻,当默诵这首诗一般的句子时,心头会滋生一丝怅惘:大雁去哪儿了呢?不知在少年时代的某一年,大雁去后真的再没回来。我再没看见大雁南飞的景象。

几十年啦!秋色年年。而在生活的营营中,忽略了诗与远方,也忘却了对它们的期待。引起我关注的是身边的留鸟。

如今的乡村,村落里少了后生和孩子,所剩的几乎都是老人。老家前后两条河,中间不足百米。我住的老屋与前面的屋子构成一个庭院。背面临小河,隔岸是几片农田,而更多的则是树林。住在这里,

或展读或枯住,少有干扰。于是,鸟雀则成了我的邻居。

秋天是属于鸟的。你看,天空高远明澈,不再有游丝阻碍飞翔;辽阔的大地上,到处铺满了浆果、籽粒,不再有饥馑的殷忧;儿女们都已立业成家,不再有春天繁衍子嗣的烦累。所剩的,就是享受生活的闲适了。尽管一切无忧,但鸟雀们有勤劳早起的习性。当红日爬上地平线,正是鸟雀们歌唱的时候。其实鸟儿的乐观,源自歌唱这生命的元素。在秋天的早晨,鸟雀们在树枝上,在屋檐下,纵情放歌。我有时怀疑,这情景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一个指挥,在掌控着这宏大的场面。它们时而

鸟所喜欢的时空

汤朔梅

大合唱,时而分声部唱;时而和鸣,时而独吟。稻鸡的声音像边鼓,白头翁的鸣叫如木管,鸪鸟的低吟似风琴,麻雀的、啾啾类月琴;那是雉,那是鹤唳。还有许多说不上名称的鸣叫,它们不分种类,无论崇拜,弦歌在一堂,奏响“太阳早上好”的交响曲,回荡在天空。

太阳结晶出满地的金黄,秋风捎来踏实的稻谷香。唱完感恩的颂歌,鸟雀们就各自干喜欢的事去了。

枣树上果实诱人,那是鹤哥的最爱,它有坚实的喙锋利的爪,唯它独享;柿树叶叶落尽,裸露着红灯笼似的果实,那似乎是专为牙口不好的老鸟留着的。几只白头翁、乌鸫正在吮食柿子的瓢实,还伸着脖颈打饱嗝。完了却打虱而谈个没完。当然少不

了麻雀,但麻雀的爱好在虫蚁和稻谷。它是想换换口味吃点甜食罢了。

它们喜欢上百只聚集在柴垛上,争论、议事。它们如七十二家房客般,家长里短磕磕碰碰。它们的家族,尽管也吃粮食,但相比吃虫蚁而保护的庄稼,实在是小巫见大巫。自从那年平反正名后,人们的宽容给了它们广阔的天空。它们从不觊觎大雁、候鸟,它们只在乎这片土地。生息年年。

近些年,鸟类品种多了起来。在这鸟儿迁徙的季节,有大批的野鸭、白鹭、苍鹭、鸬鸟,来湖泊、港汊间落脚,甚至还有白鹤、灰鹤。康拜因拖拉机翻开沃土,它们上百只跟在后面,啄食蚯蚓、蝼蛄等虫蚁。那大多是候鸟,它们在这里居留几天,聚集足够的能量,然后飞向心中的远方。它们中的一些鸟,也许已老迈,实在飞不动了,或者是被这更美的秋天迷住了,



即便远方在召唤,它们也不走了。特别是白鹭、苍鹭,留下来,整天在树林边的树枝上呆着。秋天的阳光很慈祥,它们不飞也不鸣,打着瞌睡。也许它们已选择这里,作为自己老死的归宿。有时午后,在静静的树林边,冷不丁地有一只老鸟从树枝上扑棱。我想,它大概正在做梦,梦见了蓝天,梦见了远方因而失足。但你不必担心,它在掉到地上的刹那间飞了起来,尽管看起来很好吃。

一拨拨候鸟迁徙过去了,即便与人们相伴的燕子也飞走了,大地干干净净。偶或有鸽哨在划过头顶。蓝天显得空廓、清寂。此刻,我又想起儿时往南飞的大雁,“一会儿排成个人字,一会儿排成一字”。冬天就要来临了,今年再也不会会有大雁飞过了。等待来年吧!

艺术是不老丹

杨云棠

新近,好友传来一则视频,其中有央视原著名主持敬一丹的话,大意是,在渐渐变老的时候,也要学好。此话虽是她对自己说,但也适用所有老人。如今有一种现象,似乎颐养天年,就无需再学,尽情享受就是了。这岂不是违背了古训:活到老,学到老。

兹有两位好友遵循古训,退休之后,一位学了摄影,一位学了绘画,且将作品传我。其一,摄影莲花。一泓寂静荷池,微波荡漾,荷叶上,晶莹剔透的水珠,像粒粒珍珠置于翡翠的托盘上。这一翡翠的荷叶,晶莹剔透的水珠衬托着洁白纯净的莲花煞是可爱。人们只注意到莲花纯洁可爱,不追问它从何处而来。更有甚者,称颂它出淤泥而不染。殊不知,孕育它的淤泥将其在碧波里洗净后与世人见面,供大家欣赏,自己让碧波遮掩,悄悄地,隐藏起来。莲花再惊艳也不能忘记孕育自己的它!其二,国画牡丹。画花是画者心灵的花朵,自然向外泄露,是画者高雅绰约的风姿纯洁流露。牡丹是国花,是花中之王,艳压群芳,美倒各方。画者选择牡丹,就是选择高尚,选择纯洁,追求远大理想。

老了,好学,学好就个人而言,充实精神世界,也能养心养生延年益寿;就家族而言,可起示范作用;就民族而言,若人人都如此,整个民族素质有极大提升。

两年前看过《萨利机长》,机长沉稳担当尽职的形象至今还深刻印在我脑海里。然而,影片的结尾却有点出人意料!理应被乘客赞誉的英雄却受到有关部门的调查责难:为什么不返回机场?为什么不顾旅客的生命安全,把飞机迫降在哈德逊河上?导演伊斯特伍德塑造人物是老到的,他煽起观众对英雄机长的同情心和命运的担忧,这是绝妙的一笔。最后,调查方也是按照法定程序,向鸟类学家咨询,作了十多次的模拟实验,最后判定萨利机长迫降选择点是正确的,使观众释怀。

也许《萨利机长》的这个结尾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,所以国庆70周年上演的3部大片中我首选《中国机长》。《中国机长》的票房已破25

亿,证明了影片赢得了观众。人们观看空难片的好处就是能更加敬畏规章,敬畏职责,敬畏生命。航空是一个庞大的体系,也是一种布满知识点的行业。飞行前对飞行员和乘务组的检查,对飞机的检查,航空的指挥大厅,坐了几十趟飞机,从未见到过。《中国机长》让我大饱眼福。我是喜欢张涵予的硬汉风格表演的。据了解,张涵予演中国机长也是相当敬业的。影片拍摄时,高强度的风筒喷射出相当于100公斤压力的风,吹得张涵予喝风呛到不想吃饭。饰演漂亮的乘务组长的袁泉表演也十分出色,眼神特别有戏,飞行遇难混乱中,她

英雄机长的鞠躬

陆海光

举手投足显得沉稳冷静,就像乱云飞渡中的定海神针。可谓中国第一空姐。特别欣赏影片结尾张涵予的冷静沉稳淡泊的表演。已下飞机的旅客都等候在飞机下,要见见把他们从死神中救回的英雄机长,想给他掌声,想给他欢呼。然而,机长平静地走出机舱门,给旅客深深鞠了一躬:抱歉,没把大家带到拉萨。

绝妙的一笔,把人物升华了,塑造了英雄机长内敛的责任和担当。一部好的空难片,不仅要有紧张充满悬念的情节,更应该注重泼墨群像,人物塑造。在死神面前,人的性格特征,面对死亡的态度

“夜跑”进行时

张涛

新的自己。于是,我决定拥抱美丽的夜色,加入“夜跑”的行列。血液随着心跳的加快而沸腾,额头逐渐冒出一层薄汗。与白天忙碌的快节奏生活不同,夜跑的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。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控制速度、调整呼吸,协调好全身的肌肉。跑步这一项运动看似简单,实则大有学问。跑步讲究的是手、脚、呼吸的默契配合,掌握正确的跑步姿势可以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,并减少对关节的损伤。刚开始夜跑时,我急于追求速度,却忽略了呼吸节奏,因此常常跑了没多久就气喘吁吁,之后我上网查阅了资料并结合自身情况,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跑

度暴露无遗。经历过空难,死里逃生的人,性格和命运都会有生活惯性所没有的变化。2018年5月4日,当时亲历这场空难的周建强把女友王维紧紧抱在怀里,对她说:我们死,也要抱在一起!多生动的细节。机长虽然是冷峻的硬汉子风格,飞机安全停稳后,美丽的乘务组长应该给机长一个紧紧的拥抱,这是一种及时的心理释压,也可以调动观众的情绪。

对于一个大家已知道故事结尾的“结尾”,与其用套路“为女儿过生日”,还不如拍摄一些生还者的家庭和情感变化加以表现,也许使影片更能体现敬畏生命,让观众更热爱生活。

七夕会

让我犹豫是否要坚持继续夜跑,但这懦弱的想法很快被我抛诸脑后。凡事贵在坚持,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,坚定的意志是成功的必备条件之一。通过跑步,我还学会了给自己制定目标和计划。从小目标开始,踏踏实实地完成,再给自己设立一个更高的目标并为之努力,有了目标才会有前进的动力,若连小目标都完成不了,想要一步登天只能是空谈。夜色渐浓,我逐渐放慢脚步,任由晚风拂面,抬头仰望夜空,月朗星稀,看来明天又是一个晴天。

七十多年前的一个港湾码头,人来人往,候客厅里的人相互嘘语告别,笼罩着一片别离的忧愁气氛。有一个约莫20多岁的女人,身穿蓝色斜襟粗布衣,手挎一个包袱,默默地坐在木椅上,脸上布满与她这个年龄不相称的彷徨,并不时用手去捂那明显凸起的肚子,生怕被人碰撞到那里边的小生命。眼看着,大客轮升起风帆,预示着启航的时刻。一个男子手里拿着一包食物,急匆匆跑到女人身旁,一边把食物装进她的包袱里,一边温柔地对她说:“小心上船,顺利回唐山,到家了请人写信报平安!”女人泣不成声,一味用手背抹眼泪。在海上漂了十多天之后,女人平安回到故乡,回到韩江边村落的那间老屋。几个月后,老屋里传出一声响亮的啼哭,她肚子里的孩子出生了。那就是我。

我不止一次听到过母亲对亲戚朋友讲述那次漫长的海上返乡之路,我想这过程远远比她的讲述来得艰辛,而我这小生命得以躺在母亲的肚子里,漂流回故乡,回到祖国的怀抱里,诞生、长大、成人、成家、立业乃至变老……也许早就在娘胎里饱尝过那种背井离乡的颠沛,我从来没有想过重蹈父亲的覆辙,即使是在生活最困苦的年代,我也没有动过念头。

我的故乡人多地少,又因为最早与泰国曼谷通航,所以一直有背井离乡到泰国、新加坡等国家务工的传统。最困难的时期,我们这里每个村落有八成的家庭都有人去泰国、印尼等国家打工。出去的人称故乡为“唐山”。

据说,我的祖父青年时便跟人到泰国曼谷打工,挣钱回来养活祖母和我的父亲。祖父一次在回家探亲的船上感冒发烧,上吐下泻,船上没药医治,船主怕祖父是疟疾传染扩散,硬把他活生生抛下大海喂鱼。祖母在家苦等了好长时间,最后才从邻乡一个同船回来的人那里得知噩耗。可怜得祖母断了生活来源,在父母家的帮助下含辛茹苦养大我的父亲。父亲成年之后,苦于生计,无奈又重踏上祖辈的老路,和村里一帮人结伴去曼谷打工,在一家华人的碾米厂做搬运工作,负责到农村收购稻谷回来加工成大米,然后又运售出去。

父亲最常去收购稻谷的农村有一大户,也是潮州同乡人,种植规模较大,是一个大庄园。同是天涯故乡人,接触久了,庄园主对父亲也就关心起来,有意帮助父亲成个家。有一天,庄园主叫来一个丫头陪我父亲一起吃饭。巧的是,这个丫头竟然是父亲的邻村人,只因家兄兄弟姐妹太多,十二岁便被卖到泰国这个庄园,现在已经长成大姑娘了。征得她的同意,庄园主把她嫁给了我的父亲。

父亲有了媳妇,有了家,又将要做爹了,但他远念着故乡老母亲无依无靠,决定让媳妇回唐山照顾。于是,就有我躺在母亲肚子里与父亲天涯惜别、远渡重洋的那一幕。

“那一幕”已经越时七十多年了。七十多年来,我寸步不离我的祖国。贫穷也并没有将我从祖国挤走,相反,贫穷使我更依恋我的祖国。

记得当年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,先是惊喜,后是忧愁。喜的是能考上大学,很不容易,愁的是家里无钱供读。整个假期我一直内心纠结,拖拉入学报名时间,最终决定在家当个农民。就在此时,学校给村委来电话询问我的情况,催促尽快到学校报到。村支书将我的困难情况向校方反映,得到的回应是:“转告该生,从速来校,困难问题,国家帮忙解决!”听到这话,我的内心一片光明!全家乃至全村人都为我高兴不已。当看到学校大门上“暨南大学”那几个高字时,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,要知道,能站在这几个字跟前,我这个穷小子经历了什么?过程不亚于那次我在母亲肚子里颠沛返乡。

毕业分配时,我热烈响应祖国“支援边疆建设”的号召,撷取了几片“明湖”岸柳,告别美丽校园,踏上西去的列车。至今没有忘记送别会上,我激动地朗诵诗人的张永枚那首诗:“骑马挎枪走天下,祖国到处都有我的家……”我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支边建设。岁月奔腾,我从当年意气风发地出发,走到如今已是步履蹒跚。人老了好好忆旧,奇怪的是,我总会“忆”起母亲在码头与父亲惜别、渡洋返乡的那一幕,事实上,我的记忆里不可能会有这一幕,我想,大概因为那是我命运的开端,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被决定——我得以在祖国的怀抱里出生长大,并且一路伴随并见证了祖国70年的成长壮大,这重要性,岂能用“宿命”两字概括?

记忆中不存在的一幕

黄璋璋

美丽的影子

冯莉君 摄



大学时代,我酷爱运动,享受和朋友们在运动场上淋漓畅快地挥洒汗水。但是自从工作以来,鲜少会在工作之余锻炼身体,上下班也是以车代步。真正让我加入“夜跑”的契机是一次流行性感冒,正值壮年的我,免疫力本该是最强的时候,可却仍不幸“中招”,这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“亚健康”状况,忙碌与疲惫不能再是不运动的借口。偶然看到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对于跑步的理念,“跑着跑着,明白了坚持的可贵。跑着跑着,告别了昔日的生活。”而我,也想通过跑步,遇见一个全

健康

